

姜太公本传

刘斌 徐树梓著

姜太公本传

刘斌 徐树梓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姜太公本传

刘 斌 徐树梓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250001)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日照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375 印张 1 插页 170 千字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7-209-01961-8

K·272 定价:13.80 元

60155/4

编辑说明

师尚父，俗称姜太公，是我国上古史的重要人物，他辅佐周武王伐纣，立了大功。他又是周朝东方诸侯国——齐国的始封君主，创建了泱泱大风的藩国，为后来的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奠定了基础。

由于年代久远，史实遗存很少，然而作为民间崇拜的传奇人物，有关姜太公的演义故事却很多。民间流传的战争故事中，往往有一位足智多谋，通神役鬼的人物形象，即在唱本小说中常见的“军师”类型。他们大都实有其人，但被神异化了，如汉代的张良、三国的诸葛亮、唐代的徐勣、明代的刘基等，以及《水浒传》中的吴用、公孙胜等都是；而姜太公则是其中的最早的一个。早在先秦古籍及《史记》中就记载着有关姜太公的虚构夸张的传闻佚事，到了后世，不仅出现了许多假借太公名义的伪书（尤以星相占卜书最流行），而且在唱本戏文中也演唱着诸如“渭水访贤”等情节。到了《封神演义》的问世，姜子牙更成为一个神奇的人物，从而民间盛行在村落住宅贴着“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等标语，他作为民间保护神而更流行全国。无疑，这些夸张变形的故

事,更增加了撰写他的传记的难度。

给姜太公作传,为普及历史知识是很必要的,但是面对现存文献,却有一个去伪存真的鉴别问题。如果过于严格,只采用为学术界公认的可靠的史实,则是很少,甚至只有些模糊的影子;如果不加鉴别,就会写成一部长篇神怪小说,失去了知人论世的意义。因而只能采取折中的方法,即去掉其中的迷信怪异成分,保留古籍中那些较为合理的事件。对于托名太公的著作,特别是早期的古籍,也认为其中含有原著者承传下来的真实成分,可以批判地吸收。如《六韬》等书,也不全盘否定,而是审慎地利用了它。这样,就形成了这本传记——一种尝试性的雏型。

我国上古纪年,有确实年代可靠者,始于公元前 841 年,即共和元年。而太公的年代则早于此年之前约 200 多年。例如武王灭掉殷之年,由于推算的根据不同,就有公元前 1066 年和公元前 1027 年等不同的说法。因此,本书的年代的运用,也只能采用一说,并不能成为定论。本书附录的年表,也只能尽量合理地按照古代文献大体排列一下,在没有更确实的材料出现之前,只能暂时如此了。

应当说明,有关西周历史及太公事迹,学术界争论甚多,大都尚无定论。本书作为一部通俗的历史读物,并非学术研究的专门著作,所以不可能参与争论和进一步研讨,而是将约定俗成的关事件加以整理编写而成的。因此,本书的内容不能全部认为是信史,这是敦请读者予以注意的。

希望广大读者予以教正,是所至盼。

1996 年 6 月 25 日

序

杨向奎

姜太公即太公望。关于他的可信史料不多，但在宗周初年最早的铜器《太亡毁》却是有关太公望的铭刻，记载着“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的历程。

传世宗周铜器《天亡毁》为最早，清道光末年与《毛公鼎》同出土于陕西西岐山。刘心源在《奇觚室吉金文述》中，论定作器者“天亡”，因名曰《天亡毁》，而吴式芬撰之《捃古录金文》则定为《大丰敦》。后来丁山先生、唐兰先生则称之为《朕簠》，定名之异，代表了各家的认识不同。郭沫若先生曾两次论述《大丰毁》。在他 1930 年写作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曾将全文作为韵读如下：

乙亥王有大丰△ 王凡三方△ 王祀于天室降△ 天
亡尤王△ 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 事熹上圀 文王监在
上△ 丕显王作相△ 丕肆王作唐△ 丕克三衣王圀(凡
△处皆通韵)

铭文至此成一小段。丰、降二字可作东冬隔句韵，亦可与方、王、上、相、唐为阳东冬通韵。

丁丑王脣大房△ 王降△ 亡得爵复 觥△ 唯联有

庆△ 敏扬王休于尊享△

沫若先生并解释说：“如此通读，全体铭文殊觉琅琅可诵。惟此有可成为问题者则“降”字应在诘部，是否可与阳部字为韵也。案阳东通韵，东冬通韵，乃古所习见。东冬二韵，段玉裁，王念孙，且合为一部，至孔广森始分为二。孔虽争之甚力……然在便宜上二部之音本极相近，亦可用以通协也。且古人造字亦有冬部字从东部声者。……东冬部可混用，则冬部字与阳部字为韵，于理殊无不可，且古本有阳冬通韵之例。《周颂》之《烈文》是也。”后来，郭老引用段玉裁、王念孙、江有诰诸名家说，而以为孔广森之读法最奇而不能成立。并且说：“余于此诗所见与前人稍有不同。余谓公疆邦功为韵，保崇皇为韵，无兢与四方为韵，训刑为韵，五之字之补助韵与福为韵。保崇皇为韵者，保在幽部，与东部对转，在此盖读阳声，故与崇皇为韵。此由文例与音理推之，事所宜然。故此实阳冬通韵之一例也。”

字句间之入韵与否则和断句有关，若断句不同，则韵律全非。我们对于《天亡毁》句读与郭老及其他当代名家不同，对所谓通韵与否也有不同看法。但郭老本人事过一年后，在他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对于《大丰毁》的内容却有与以往很大的不同的看法。首先在关键问题“天亡尤王”的解释上完全变了。他说：“‘天亡又王’句余曩读为‘天无尤王’，意终难安，今改从刘心源说。刘云，天亡据文义决是作器者名。亡通无，《古今人名表》宾须亡、费亡极《左传》并作‘无’。《姓考》‘天，黄帝臣天老之后’，则此铭为天姓亡名。‘又王’读‘佑王’，谓助祭也”（《奇》四，一二）。案上“天室”亦谓天亡之室，犹《庚嬴卣》言“王适于庚嬴宫”，《豆闭毁》言“王各于师戏大室也。”

这种解释是朝着正确释此殷铭关键性的一步，没有这种解释，会偏离正轨越来越远。但稍后的唐兰先生、丁山先生、于省吾先生等仍然以“右”作“尤”，而有不同的断句，丁山先生作：

……王

祀于天室，降天，亡尤。（见《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第155页）

唐兰先生作：

……王

祀于天室，降天，亡尤。（见《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卷一，上）

而于省吾先生的断句更有不同：

……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尤。

各有不同，当然各有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我们感到不安，因为它们都偏离太远。

“天亡”是人名，是一位宗周初年的伟大人物，是左右时局的大人物，这从“右王”两字中可以看出。“右王”就是对于周王的保佑。在有关西周的文献中，类似的记载有两处，一是《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祁奚的话曰：

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管，蔡为戮，周公右王。

周公右之王为成王，而天王所右之王乃武王。周公所右成王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成王的叔父，是当时“尹天下”的人；那么右武王者应是谁？就是太公望，太公是周文王请来为“师”的，《史记·周本纪》有：

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

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

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更有突出的叙述：

太公望名尚者，……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于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影，非虎非雉，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

在当时遍觅宗周之大老，除太公望外，还有谁可以“右王”，谁具备“左王”的崇高品位？成王时右王者只有周公旦，而武王时右王者只有太公望。

“太公望”即“天亡”，在西周初年，天、太两字通用，天即太，太为晚出字，铭文中之“天室”即“太室”，稍后青铜铭文，遂多见“太室”，在文献记载中亦只见太室。西周初尚无“望”字，“亡”以代“望”，后来“望”字即本“亡”字而繁衍，《说文》释“望”云：

望出亡在外望其还也，从亡，望省声。

“望”从亡，是望字从亡字得来。至于“出亡在外，望其还也”，未免是极重的“遐思”，一如“不”字之定义为“鸟飞不下来也”。其实“亡”即“望其还”，乃企望之“亡”，而非逃亡之“亡”。后来引申为逃亡之亡，乃同音假借，而“无”而“亡”而“逃亡”。甲骨文中“亡”字已与“无”同义，如云“亡尤”。《天亡簋》之“天亡又王”，读作“天亡尤王”即由此而来，沫若先生解为“右王”，虽袭前说，亦属杰作。丁山先生，唐兰先生之《朕毖》章句，作：

……降天，亡尤。

王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

以及于省吾先生之断句，偏离更远。因断句之不同，对于全铭之理解，更玄妙难稽。

我们曾经谈到“右王”之意义及其重任，周公右成王，可以理解，因为在成王初，他是曾经尹天下而摄政的人，但在武王时具

有同等资望而可以右武王者，遍觅周廷，除太公望外，尚有何人？无论从名字上（天亡，太公望），还是从事业与地位上，与这位“天亡”相提并论的还有谁？代表当时歌颂太公望的诗歌，《大雅·大明》有：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駉騂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

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这是歌颂“文王之什”的第二首。歌颂文王而及武王之伐商，牧野之战，正好是太公望之鹰扬时代，除了鹰扬的尚父，还有谁能右武王？

天亡即太公望，周初，在文字学上“天”“太”不分，天亡即太望，而“天室”即“太室”。关于明堂、太室、太庙、太学等问题的探讨，黄盛璋先生在《大丰毁铭制的年代、地点与史实》（《历史研究》1960年第6期）一文中说：“自汉以来，聚讼千年，迄无定论，这是治经学的所尽知的。”黄先生的结论是：

明堂，太庙，和太学的关系甚为密切，虽不必为汉人所谓堂、庙、学三位一体之说，但它们必有相因相袭的发展上的渊源，明堂就是其中最关紧要的一个环节。……

明堂之名虽不见于金文，但大室金文出现甚多，其中有专名者如周成王大室……，周穆王大室……。唐兰先生谓成大室即成王之大室，得大室即夷王之大室，其说似是。大室亦可用于祭祀。……新王即位，祭祀其父，因建大室，其用意和周公建立明堂为崇祀文王与上帝之所应无二致，不同者在于文王为开创之祖，德配二帝，故得与上帝同祀，其大室专名明堂，制度特隆。他王大室自不能与之比，仅得名某大室耳。

黄先生的说法顺理成章，因为这个问题已有多人考证，取得

共识，十年前我在写《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时，曾经引用孙人和先生的文章，以为古代明堂、太室、太学等异名同实。又引郑玄说，以为文化发展由简而繁乃成定理，古代合一，不妨后世之分处也。其实“太室”即现代考古学及民族学者在少数民族中所发现的“大房子”。此类大型房屋，用途广泛。汪宁生同志综合几种民族学上所见不同的大房子，约略归类，可以分为：①公共住宅；②集会房屋；③男子公所、女子公所；④首领住宅。在文献古籍上所见之“大室”，只能见到其“集会房屋”一种性质，其他在历史发展中已经渺无踪迹了。（汪文见1983年《考古学报》载《中国考古发现中的大房子》）

“太室”性质既已明了，我们知道这是武王克殷后在太室祭天并且以“祖”（文王）配天（上帝）的祭祀。铭文主题是褒扬“天亡”之美德，而告于诸国多方。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断句问题，就是关于“降”字的安排，沫若先生断为：

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右王。（《太系》）

因此出现了通韵问题，“降”字应在冬部，是否可与阳部字为韵？而以为古阳冬韵，东冬通韵，是阳冬可通。而丁山先生、唐兰先生等都不作如是断，而以“降”字下联作：

降天，亡尤。

这种断法虽无道理，但已消除降与冬之通韵与否的问题。其实铭文应断为：

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右王。

“降天亡”之“降”字用法，一如卜辞中之：

“帝降若”与“降不若”。

也就是《书》之《大诰》、《酒诰》“天降威”之降，我们看《史记·周本纪》及《齐世家》对于太公望出世的描写，他还不是天赐与周，

用以右王？“降天亡”一如“降太师望”，所以在本铭下文还有“天降亡”一词，也是和“降天亡”同其意义，而唐兰先生，丁山先生以及沫若先生却断作“王降”，这真是“上升”“下降”无定所了。“降天亡”“天亡降”就是天赐的太公望。

这个铭文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是琅琅可读的韵文，所以断句问题，非常重要，如果化韵文为散文，不仅失去韵读，而且意义全非，上引“降”字之安排，可见一斑。还有：

丕克三衣王祀。（据郭释）

句中之“三”字，丁、唐两先生亦作如是解，但沫若先生在《大系》的考释中曾在页上注出：

“丕克”下一字；原铭作三与上“三方”三字有别。彼三划等长，此中划特短。陈梦家释为“乞”字，可以。乞读为訖，谓中止也。

沫若先生心细如发，看出中划短长有别，而释“三”为“乞”，以为“中止王祀”。此种文句在铭文中少见，“三”不是“乞”，在古文中两字写法不类，此“三”字应是“上下”合文。在甲骨、金文中“上”作二，“下”作一，所以“三”应是“下”“上”两字合文，“上”字在原铭中合韵，如此则全铭文可以通韵。因此我们可以作原铭章句如下：

乙亥王有大丰△ 王凡三方△ 王祀于天室 降天亡
右王△

衣祀于王△ 丕显考文王△ 事饗上帝 文王监在上
△ 丕显王作相△ 丕肆王作唐△ 丕克下上△ 衣王祀
丁丑，王飨大房△ 天降亡得爵复觶△ 唯朕有庆 敏扬
王休于尊享△

以上“天降亡”，一般都释作“王降”，按原铭，此处之“王”与全铭

所有王字都不类。原字作：“士”，中划特长，而上缺划，下划歧形虽未显，但有痕迹，所以应隶定为“天”，“天降亡”与“降天亡”意义相同，这里使我们相信太公望乃由天降的解释之正确性。至此，我们可以笺注原铭大意是：

周武王行大丰礼，祀于太室，告于诸国多方，太公望在保佑武王。

崇祀上帝而以文王配享。这时周王灭了大商，上下同享。王又飨于大房，太公望得爵复得觶，对扬王休，天下共享。

这铭文的确是琅琅可诵的诗歌，如《诗·大雅·文王之什》之歌诵文王，这也是歌颂文王之得太公望右武王以得天下的历程。如果列入《诗·大雅·文王之什》内，不会有“不类”之感。

《天亡毁》发现百多年以来，考释者众多，据我们所见有十多家，关键问题在“天亡右王”或“天亡尤王”的解释上。在历来的解释中，两种不同的解释，互相上下，近年来，仍是如此。此如：1960年《历史研究》刊载黄盛璋先生的《大丰毁铭制作的年代、地点与史实》一文，1987年出版的日本学者伊藤道治的《中国古代国家的支配构造》一书，都作“天亡右王”，而1991年出版的陈戌国先生的《先秦礼制研究》一书，却是“降，天亡尤”。

我的解释已如上述，但解作“天亡右王”而不知“天亡”是谁，仍无头绪。当我在十年前写作《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时，即提出：

周公右王见《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大丰簋》有“天亡右王”，予以为即太公望之右武王。“右者”之引人注意自郑玄始。

但当时并无疏证，如今写出来以求正于大方。太公望之在周初实

在是一位治国安邦的大人物，除了他，无人能作“天降之天亡”，
以此我们用成语为之铭曰：天亡右王，肆伐大商，维师尚父，时维
鹰扬。

刘斌同志、徐树梓同志为太公望撰写本传，谨以此序。

目 录

编辑说明〔1〕

序 杨向奎〔1〕

第一章 姜炎苗裔 周师齐祖(上)〔1〕

第一节 炎帝基隆 四岳支胤〔2〕

第二节 发祥东吕 侧微半生〔4〕

第三节 择主不遇 待时海上〔9〕

第四节 渭水垂竿 遭遇明主〔13〕

第二章 姜炎苗裔 周师齐祖(下).....〔19〕

第一节 文武是师 修德倾商〔20〕

第二节 吊民伐罪 革故鼎新〔27〕

第三节 建都营丘 伐莱诛逆〔37〕

第四节	权专征伐	雄居东方	〔43〕
-----	------	------	------

第三章 因俗简礼 尊贤尚功.....〔50〕

第一节	夷俗夷礼	五帝遗风	〔51〕
-----	------	------	------

第二节	修行道术	变常通穷	〔61〕
-----	------	------	------

第三节	因俗施政	选贤任能	〔73〕
-----	------	------	------

第四节	礼法并用	改革正政	〔83〕
-----	------	------	------

第四章 务本通末 富民强国〔101〕

第一节	阜财聚人	发扬传统	〔102〕
-----	------	------	-------

第二节	通货积财	开源节流	〔105〕
-----	------	------	-------

第三节	三宝并重	财蓄货殖	〔115〕
-----	------	------	-------

第五章 六韬三略 千古武圣(上) ...〔130〕

第一节	承源开流	源远流长	〔130〕
-----	------	------	-------

第二节	德威定功	正奇致胜	〔139〕
-----	------	------	-------

第三节	吊民伐罪	“发扬蹈厉”	〔149〕
-----	------	--------	-------

第四节	文伐武伐	顺应三道	〔160〕
-----	------	------	-------

第六章 六韬三略 千古武圣(下) ...〔171〕

第一节	文德武功	兵家圣典	〔172〕
-----	------	------	-------

第二节 六韬三略 传世武经	〔177〕
---------------------	-------

第七章 流风善政 泽世无穷

〔187〕

第一节 阴阳五行 道术以生	〔188〕
---------------------	-------

第二节 尊贤尚功 齐国以兴	〔193〕
---------------------	-------

第三节 通末务本 经国济民	〔205〕
---------------------	-------

第四节 兵主武祖 奕世为宗	〔216〕
---------------------	-------

附录

姜太公年谱	〔228〕
-------------	-------

姜炎氏族支系谱要	〔239〕
----------------	-------

后记	〔248〕
----------	-------